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西藏风马旗艺术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风马旗艺术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风马旗艺术 / 马军, 黄莉主编.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4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ISBN 978-7-223-02407-5

I. 西… II. ①马…②黄… III. 风马旗—简介—西藏
IV.J528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747 号

西藏风马旗艺术

编 著	马 军 黄 莉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美术责编	丹增朗杰
责任编辑	李海平 杨芳萍
封面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11
字 数	36 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978-7-223-02407-5
定 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马军，男，汉族，1959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3年进藏，曾在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创办《西藏法制报》，并负责汉文版美术、摄影和文字编辑工作。《中国国门时报》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记者站站长。在藏18年，兴趣于西藏民间艺术收藏、整理、研磨，积累图片、文字资料130多本（册），文章及摄影作品多次获奖。被收入《中国摄影家全集》、《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2001年内调，现在云南检验检疫局工作。

黄莉，女，汉族，1963年生于新疆石河子。1978年进藏，1997年内调，马军之妻。

序[·]XU

马军、黄莉夫妇编著的《西藏风马旗艺术》和《西藏擦擦艺术》是他们“西藏民间艺术书系”中继研究西藏民间艺术的专著，现在出版了。人们都说去过西藏的人会有—种情结，会像着魔般地迷恋那里的一切，马军的痴迷程度在朋友圈中是早已出名的。差不多在十年前，马军就给我展示过他的珍藏：130多本精心制作、装订成册的图片资料，几乎将他多年来所能接触和收藏的一切都拍摄下来，分门别类，编号整理。大到山川自然、寺庙庆典，小到居民装饰、骨贝雕刻，视野之开阔，用心之精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当时就问他为何不编辑出版，马军憨憨地笑笑，说是准备不充分，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好好深入研究之后再说。而当时他的这一工作已经悄悄地进行了十余年，当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一批批地涌入西藏，也卷走了一批批随手可得的玛尼石刻、擦擦和风马旗，我曾戏言，高原的海拔也因此降低了不少。而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猎奇之举，随手又会将这些艺术品飘散了，往好里想算是法物流通吧。极少数的有心之人，也将收藏整理出版，但坦率地说，我目前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很粗陋简单。而马军、黄莉夫妇的就不同了。他们积十八年之功，气定神闲，悠哉游哉地漫步于雪域高原，耐心地收藏、整理、研究，这种态度和方法在讲求急功近利的今天实在难得，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藏学研究的民间立场和方向，他对我讲，—共八本的“西藏民间艺术书系”将会陆续出版，作为多年的老友真为他高兴！

我和马军相识要倒推22年光阴，早在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的考场我们就曾结为兄弟，那时各路的考生汇聚于京城就跟今日的民工相差无几。几十人挤住在一间教室的地铺上，夜里喷云吐雾，豪情万丈。马军的烟头不小心点燃了身下的稻草，差一点引起一场大火。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自我教育，很难顺应体制化的高考。我是连考四年之后终于进去了。而马军老弟一试不中，扭头便进了西藏。

1989年，我们在西藏的一次赛马会上偶然相遇了。当时我成了体制外的自由人，而他则做了西藏法制报的记者。藏语里老百姓把有身份和有学问的人尊称为“格啦”（意为老师或师傅）。从此我们戏称他为“马格啦”。马格啦确实不知给了我们多少帮助，从在他家混饭，到借光借车四处采风，还能一起感受盛大的宗教庆典。

后来马军又进了自治区商检局，更有“格啦”相了。有趣儿的是这位“格啦”业余地做出了如此专业的学问，实在令我欣喜。

从来不愿给人写序或前言之类。总觉着那是老人们才干的事情，但是马老弟的事情怎能不应呢，只遗憾杂七杂八的一通乱侃不知所云，只有再次对他表示祝贺了！

温普林
2006年9月 北京

目录 MU LU

序	001-002
西藏风马旗艺术	001-031
西藏风马旗艺术黑白图版	032-056
西藏风马旗艺术彩色图版	057-125
后记	126-127

西藏风马旗艺术 | 马军

很久很久以前，格萨尔^①大王率领勇士们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将士们伤痕累累，阵地上尸体遍野，战旗东倒西歪。

有一面战旗虽经战火洗礼，已经很破了，但仍直直地竖立在阵地上，迎风向前。旗手听见了战旗在风中“哗哗”的声音，那声音好像在召唤勇士们向前进。于是，旗手高喊着：前进，前进！冲向前方。最终，打败了敌人。

在胜利的庆功会上，神王格萨尔将这面战旗奖给了旗手，旗手高呼“拉索索！拉索索！”（神胜利了），全军振奋。

此后，旗手把这面象征神和胜利荣誉的旗帜插在了自家的屋顶上。

古代藏族彪悍英勇，百姓崇敬英雄。家家户户效仿英雄壮举，一夜之间，藏屋房顶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全都插上了五颜六色的旗幡。

也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印度的高僧来到西藏弘传佛教，他叫莲花生^②。他造诣很深，法力无边。

在他四处讲经说法的过程中，受到了西藏本土宗教苯教^③的疯狂抵制。苯教派出了许多的神灵鬼怪与这位高僧斗法，结果被一一打败。高僧心想：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肯定还要出来捣乱，这样对我传播佛法十分不利。与其斗来斗去，打个一塌糊涂，谁也不能征服谁，没有赢家，倒不如兼容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佛慈悲嘛。此后，在斗法中莲花生十分讲究策略，虽然斗败了他们，但不伤和气，在一一收服这些神灵鬼怪的同时，给他们很高的地位，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从此，佛教在西藏扎下了根。在传法过程中，莲花生不仅看到了雪域民众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藏民屋顶上插的旗幡，所以他想把旗幡作为向百姓普及佛教的理想载体。

他对民众说：你们很善良，也很辛劳，虽然没有时间念经，有的甚至也不会念经。但是，你们一心向佛啊，就让屋顶的旗幡替你们念经好了。他在旗幡上写了“六字真言”^④，又说，风吹幡动，旗幡“哗哗”的响声，等于是替你们念经了。念经就是祈福禳灾，这样一直念下去，也就能即身成佛。

百姓乐意接受，心里美滋滋的，经幡也由此产生。

还是很久很久以前，雪域西藏的一个喇嘛去印度取经，回来趟过一条河，经书被弄湿了。过了河之后，在一棵大树底下他把经书摊开，放在地上晾着，然后闭着双眼开始打坐。不久，在他脑子里出现了奇妙的景象。他突然听见天空中梵音四起，看

见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佛、菩萨在眼前晃来晃去，他睁开眼睛，只见一阵风把正在晾晒的经书吹到天上，空中尽是飘舞的经书，树上也挂满了经书。喇嘛开始还想捡回，突然，他一下顿悟，原来是佛渡你到达彼岸，佛说了：登岸弃法。你已经觉悟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还要经书干什么？

喇嘛仰天大笑，于是，他非常潇洒地抛下满天满树的经书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喇嘛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

从此，藏地悬挂经幡的形式流传开来。

这三个非常动人且耐人寻味的传说故事是我在西藏从不同渠道获得的。

第一个传说是在松赞干布的出生地，墨竹工卡县甲玛沟与乡亲们喝酒时，一个老阿爸讲给我的；第二个是从一个学识渊博又很幽默风趣的活佛口中得知的；第三个是我的朋友温普林来藏时，哥俩喝酒聊天时的收获。普林已经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在西藏，有关经幡的传说和故事远不止这些，百姓有自己的说法，高僧活佛有宗教解释，学者有研究的体会心得。

我们在西藏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经幡。比如，藏家屋顶，大门上，帐篷周围，山间隘口，江河湖泊，草原树木，桥头桥尾，转经路，寺庙（图1）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沿拉萨河散步，擦肩而过的是河堤树上挂满的经幡，树沿河堤一字排开，伸向远方（图2）。

我们展开一片经幡，有意思的画面出现了，中间是一匹可爱的小马，正在跑步，眼睛大大的，头上的鬃毛竖起，样子很乖。背上驮着几个像是体操运动中棒操运动员玩的棒子，上大下小，棒子头上一圈圈的，上面还有火焰。马的周围是经文，四个角上分别是狮、虎、龙、鸟图案。再展开一片，马背上驮的不一样了，有好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罐子、两条鱼，像伞一样的东西，好像还有花。欸，这还有一片更好看，马的肚子是一个大圆圈，圈里是藏文，周围的图案丰富极了，除了狮、虎、龙、鸟，还有像鱼一样的狗，有水，还有菩萨、海螺、轮子和叫不出名字的图案。

我们边走边看，边看边走；

我们谈论欣赏，欣赏谈论；

既有意思，又好玩。

我们发现了许多图案不一样的经幡，除了主要图案是马以外，还有文字的，佛陀、菩萨的，人物的等等。

我们在树枝树叶缝隙中还发现了纸片经幡。大一点的如同小人书，小的也不过半个烟盒，多数是小的。上面印有一匹马、四种动物和其他图案；九匹马、四种动物和其他图案（图版47）；最多的竟有十匹马（图版48）。

以马为例，我们发现每个马的图案都不一样，可爱的，淘气的，暴烈的；简单的，复杂的等等。

我们捡了一些纸片经幡回家。

从此，又一个新的西藏民间艺术种类在我们的视野里拓展开来。

一、风马旗的起源

不管是布面经幡还是纸片经幡，在藏语里统统称为“隆达”。“隆”藏语“风”的意思，“达”藏语“马”的意思，“风马旗”是汉语对“隆达”最完美贴切的意译。而“经幡”则是汉语的习惯叫法。也有称之为“祈愿幡”、“祭马”等。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风马旗几乎是清一色的具有佛教意味的风马旗，这可能是风马旗从最初的起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在藏区以及受藏传佛教影响的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信仰佛教的一种形式上的定型产物。很久很久以前的风马旗是个什么模样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对现在的风马旗用“定型产物”这一概念有两层意义。一是现在的风马旗与古代不同。二是想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布面、丝棉、纸面风马旗都是由木刻版印刷出来的。西藏雕版印刷术是从内地传入的，这一技术首先服务于宗教，被用于经书的印刷上，著名的永乐版《甘珠尔》^⑤就是在明永乐八年（1410年）刊印完成。不过，它是用铜雕版印刷的，木刻版随后也出现了。

有关风马旗起源的文献资料少得可怜，源头扑朔迷离，难以考究。而对风马旗图案的含义，或者说寓意似乎研究者更有兴趣，学术界、宗教界都有不同的解释和观点。我们将在下文提出。

前文我们所讲的三个传说故事实际上与风马旗的起源都有一定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我们还查阅了相关的文章和资料（尽管资料非常有限），在此也提供给读者。

“风马幡大约形成于9世纪前后，最初是由绘有魂马图像的送魂幡旗演变而来，随着阴阳五行观念和内地的木版纸马传入西藏，逐渐形成绘有5种动物的风马幡”^⑥。

“最早起源于苯教甚至是巫教神话的风马经幡，在后来的发展中，也被用于祭祀藏传佛教的所有神佛。

据桑木丹·噶尔美著的《‘黑头矮人’出世》一文介绍，在西藏民间神灵信仰中，祖神赤托钦波的前三个儿子都由一位年神女子所生，后来在人类、年神和魔的一场三角战争中，年神杀死了祖神赤托钦波，被迫为六个人类外甥们赔偿六种牲畜。前四种牲畜为苍鹰、青龙、牦牛、老虎，它们都被认为是战神，同时也代表着藏族最初六部族中的四个部族（东，扎，茹，噶）的世系，它们也被人认为是‘四大年神’和‘四大福神’。在肖像学中，它们一般都被置于经幡的四方或四个角上，而在祥云中奔驰的宝马则占据了经幡的中央。在佛教仪轨书中，置放牦牛的地方已被白雪狮子代替；在最早的聂赤赞普^⑦的画像中，中央是牦牛和狮子，也不是马匹；在苯教徒向当地神奉献神香的仪轨中，风马中的五种动物象征着人类的五种组成部分。鹰象征着生命力，虎象征着身体，龙象征着繁荣，马象征着灵魂，而狮子象征着吉祥。对照可见，风马中的四种神物共同的象征分别是：生命力、身体、吉祥和繁荣，而马则专指‘灵魂’。

以上五种神圣动物始终是神话仪轨中的一种崇拜对象。一本具有明显佛教特征的仪轨书赞道：

愿百鸟之王雄鹰能降服三界，
保佑我的性命不受死亡之王威胁。
当它接近我时，能使我的性命变得如同天性……
愿任何人都不敢与之较量的黑斑红色虎，
保佑我的身体不受疾病侵扰。
使它就如同如愿以偿的树之生长……
愿声音之王携带着霹雳的绿玉色龙，
保佑我的荣誉免遭任何邪恶的仇视。
愿举世无双的绿玉色尾的白狮子，

排除我在行动和心愿上的障碍。

使我们吉祥命运如同雪山一样洁白……

愿以魔法行云般速度奔驰的宝驹，

不要使我灵魂的荣誉被有害的风驱散。

使其精华如同雨云一般丰富……”^⑧

“关于风马旗的源初，西藏宗教界、学术界虽各有搜藏掌故，但公元12世纪初许多噶举派寺院为高扬广布其教义而悬挂风马旗，是各家各派都首肯的。”^⑨

还有一则关于风马旗起源的文字，与我们第一个传说故事非常相似，我们认为这一段文字十分重要，是才让先生在其著作《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一书中第106页：

“拉则^⑩的箭上和其附近，挂有许多经幡（又译为经旗），在风中飘扬。挂经幡，是藏族地区可常见到的一种崇拜形式，极为流行。寺院、高山、庭院、门顶到处都有经幡。

有的经幡柱子特别高大，如大昭寺广场上的经幡柱，一些寺院门前的经幡柱等，上面挂满一块块经旗，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巨响。有的则较小，犹如小旗子。每家每户的门顶上都插有这种经旗。近世藏族大学者根敦群培^⑪认为门上插旗原是军户的标志，即吐蕃^⑫时代的军户要在门上立根长矛，以示荣耀。后来演变为经幡，成了一种信仰的标志。”

“拉则”，是山顶上插有风旗的石堆，用于祭祀。至于寺庙门前立的挂有经幡的柱子，则完全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的事。

传说故事与历史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妹，有些传说故事甚至就是历史的翻版。

我们将传说故事和引用的资料进行一番比较。沿着这一线索顺藤摸瓜，于是，风马旗的起源似乎不在那么扑朔迷离，轮廓渐渐地清晰起来。

风马旗 / 古代藏族“万物有灵”原始信仰观念，祭祀所有的神以及人的灵魂 / 军队插旗帜象征胜利的荣誉，百姓崇尚英雄的效仿行为 / 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佛教与苯教兼容并蓄的结果 / 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受内地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使之有了

今天的形态。

二、风马旗的含义

典型的风马旗是由五种动物和经文组成的图案：中央最醒目，占篇幅最大的是一匹奔驰的宝马，佩饰缨络一应俱全，马背上驮有“喷焰末尼宝”^⑬或“八吉祥图”^⑭，四个角上占据四种动物，分别是：左上角鹰或大鹏鸟，右上角龙，左下角虎，右下角狮，有时这四种动物也变换位置，比如，狮与虎调换，虎与鹰调换等。经文咒语多安排在空间，有些则没有经文，以吉祥图案或宗教、法器代替。

风马旗通常是一组组、一排排按顺序白、蓝、黄、绿、红（当然，也有不按此顺序的）系在绳索上，牵引于山口间或挂在树枝上，插于屋顶或江河岸边。

有关风马旗的含义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是学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关注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兴趣。这些含义或寓意使风马旗愈加耐人寻味，更加的有意思，我们直接给读者摘录下来。

刘志群在《西藏傣祭考释》^⑮一文中说：

风马旗色彩的象征意义十分广博深沉，早期解释：白色为人之纯洁的心灵，黄色为人地，红色为火焰，蓝色为天空，绿色为江河。苯教徒认为，“风马中的五种动物象征着人类的五种组成部分。鹏象征着生命力，虎象征着身体，龙象征着繁荣，狮象征着命运”，而马“一方面意指‘灵魂’，另一方面又指‘吉祥’”。（注4）^⑯这与佛教密宗所讲五色表五大元素“地、水、火、风、空”接近。五色几乎囊括了宇宙。后期佛家解释：世间所有事业包括在“息、增、怀、伏”之中，“息”即温和表现为白色，“增”即发展表现为黄色，“怀”即权力表现为红色，“伏”即凶狠表现为黑色（蓝色）或绿色。其中白色又可代表白、黄二色，黑色又可代表红、黑（蓝）绿诸色。藏传佛教又讲五色主“五方佛及五种智慧”：中央白色的大日如来佛之“法界体性智”，东方黄色的阿閼佛之“大圆镜智”，西方红色的阿弥陀佛之“妙观察智”，南方蓝色的宝生佛之“平等性智”，北方绿色的不空成就佛之“成就所智”。据说如果能得到这五种智慧，虽食肉，事女色也能达到“菩提”（即成佛）。实际上这五种色彩象征着天地万物众神。五色彩箭、五色空行母、五色毛线和四色护法神等都与此种象征意义有关。

谢继胜在《解开“风马”之谜》^①一文中说：

“风马”含义有两种：(1)气数，运气，特指五行；(2)风马幡，屋顶山顶等高处象征运气的幡。风马中的所谓五行。将风马简化，根据各战神所居方位可得。汉地五行：东方属木，时春，形苍龙；北方属水，时冬，形乌龟；西方属金，时秋，形白虎；中央属土，为日月神所居；南方属火，时夏，形朱雀。若将风马标志的五行与汉地五行比较，其间差异较大。风马中的gyuvbrugsngogpo显然对译“苍龙”或“青龙”，但从东方移到了南方；西方的白虎变成了红虎；东方经历了由白虎取代苍龙（藏族信仰以东方为白色，苍龙不属白色，故先以汉神中的西方白虎暂作东方神），又以白狮“东方雪山白狮”取代白虎（使白虎再返西方，但失去白色，成红虎）的过程。此后，东方白狮便在藏族信仰中固定下来。鹰（或鹏）作为古老的萨满教信仰进入风马是以其鸟形来取代朱雀。由此可见，风马以五方神或五行观念来布局是确定无疑的。

在风马五行中，马居中，属土，为五行之枢纽，象征一种终结。

倘若对风马做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风马中的五种动物又指我们在本开头时提到的五守护神，即五起源神。五起源神一方面指风马含有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也指与人俱来的五神，即地方神、阳神、阴神、战神、生命神昭示由神造人和元素形成万物两种哲学观点的谐合。观察风马图案，右上方的鹏（khyang指鹰之变体）表示阳神（或战神）。藏族信仰以天为阳，鹏为飞禽，故右方又表示天界；左上方的玉龙（Syuvbrang）称天龙，实际上是地龙klu的变体，居地下，主繁衍，性阴，表示大地。左右阴阳的结合产生了作为生命（srog）的马，有了生命，就产生了灵魂bla。至于风马中的狮虎，由于藏族艺术中动物形态的变异，很难窥见形成演变的轨迹，但战神仪轨文中明确地说明：战神“右肩上有狮子俯卧，左肩上有老虎跳跃”，左右位置正好与风马标志相同。若对风马以阴阳区分，使我们联想起太极图和八卦，风马右阳左阴图实乃太极图与乾坤坎离牝牡四卦之变体，其区别在于，太极图四正卦以天为阳，天在藏族原始信仰亦以天为阳，但也以右为阳，故风马幡以左右分割阴阳。风马的左右之分正是《易经》所云乾坤之分，乾坤生万物，天地生五行；五行相生相克，所属各有其气，其气主为制约，明白了这个机理，才能保障生命的运行昌盛不衰，藏族风马幡作为昌运之旗的根源即在于此。……风马作为灵魂的标志，象征生命的本原，与太极图寓含的阴阳万物之始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藏族原始宗教（包括苯教）中的魂马进入风马后同时又象征太极阴阳的结果；风马四角的动物，在藏族信仰中有其自身的传承演变，与中央的马的演变轨迹相似，但它们

同时又代表阴阳乾坤所化身的万物，是中央阴阳结晶的扩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汉地古老的易经及后世道家奥义，在藏传佛教，尤其是密宗的坛城仪轨与坛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族原始信仰融合后演变成了风马。风马是一幅融有藏族个性的，深入信仰深层的由圆到方的太极图。

三、风马旗艺术

以上我们讲了风马旗神秘动人的传说和故事，了解了风马旗的起源以及专家学者对风马旗含义的研究，为我们接下来对风马旗艺术的讨论承上启下。

如果抛开风马旗繁杂的宗教或阴阳五行等象征意义，单就图画本身而言，通俗地讲实际上就是木刻版画。这一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以五种可爱动物为主要表现对象，辅以其他艺术形象，寄托情感，敬奉自然，娱乐神灵，纯洁精神世界的让人动情的风马旗深深地融进了这个特具美感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经历了漫长的时光岁月洗礼，没消失，不走样，朴朴素素地走到当今的现代社会，魅力依然鎏金四射，我们真的不知该作何感悟。

(一) 风马旗雕版印刷

人类用木头雕刻自己崇拜或喜爱对象的历史非常悠久。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代藏族先民很早也会用木头做各种各样的东西。随着青藏高原文明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藏族雕刻技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在拉萨修建的大昭寺^⑮和在山南地区修建的昌珠寺^⑯等寺庙，其殿门、柱头、梁架、廊枋上雕刻的佛像、飞天、人面狮身伏兽、动物及各种吉祥图案，不仅技法娴熟，形象也非常的生动（图3、图4）。然而，我们却对木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出现的较晚有些遗憾，不然，会有更多，更漂亮的风马旗木刻版留存下来。“根据保存下来的藏族历史书籍来看，明永乐以前，藏族地区是没有印刷工艺的。在元帝武宗海山年代，卫巴洛赛向·秋益西和菊登·日比热赤二人把西藏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纂起来，这是第四次把藏区的这两部经书编纂成套，从而初步形成了《甘珠尔》和《丹珠尔》^⑰的完整的原文。在错普寺庙，在萨迦、阿坝、康区等地以及内地广泛流传的全都是手抄本。虽然早在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就已有能工巧匠随心所欲地在木壁或石壁上雕刻树木花草和各种动物（镌刻文字则顺按照范本规定的标准），但利用铜板或木板刻印经卷还没有过”^⑱。

西藏木刻雕版印刷据史料记载是由内地传入的。大约在13世纪，那时可能很不成熟。在不断提高和完善的基础上，到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格鲁派的形成和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以及寺院数量的增多，大量的佛教经籍需要经过雕版印刷才能得以很好地保存，手工抄写不仅效率低而且耗工费时，也不利于佛教的普及和传播。因此，雕版印刷技术在藏区迅速发展起来，一些较大的财力雄厚的寺庙依靠自身，组织人力物力，就地取材，建立自己的刻版印经作坊，刻印经书。如，拉萨的布达拉宫印经院^②、后藏日喀则地区的那塘寺印经院^③、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印经院^④、甘肃的拉卜楞寺印经院^⑤、四川德格县的德格印经院^⑥等等都是当时很著名的印经院。

木刻雕版不仅用于印刷大量的佛教经典文字，除了专门用于印刷经书的经版以外，艺术家还创作了可以用来印刷风马旗的木刻版。经书版是横条长方形，大的长约80厘米，宽30厘米，小的长50厘米，宽10厘米。平均厚度约4~5厘米。风马旗木刻版版式多样，根据内容的不同而变化，类似唐卡的风马旗刻版是竖的长方形；坛城图案的刻版是正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避邪符、护身符的刻版是长方形，有的甚至是不规则的形状。尺寸差异也很大，小的方寸之间，大的1米以上。厚度2~4厘米不等。

在西藏还有一种在宗教仪式上或占卜时使用的木刻版，是一根长方形的木棒，藏语叫“色巴”。有二面、四面、六面，每个面上雕刻有神像、动物、法器图案。用和好的糌粑面团压上去，就印出了各种图案。这种木模图案有时在风马旗上也会出现（图版146）。

制作风马旗木刻版要比印刷风马旗难多了。首先要将图案画在纸上，反粘在平滑的木板上，然后去掉背部空白处的纸，仅留下有墨迹的图样线条。刻板时，艺术家必须始终全神贯注，刻刀紧紧地沿着图案或文字的边沿进行雕刻。如果稍有疏忽一处刻坏，整块板子就要废掉，前功尽弃。所以，艺术家必须使尽浑身的解数，绝对精确，做到万无一失。

风马旗刻版与经书刻版一律采用阳刻的方法完成。雕版上只留下凸起的图案或文字，其余的木料全部挖刻掉（图5、图6、图7）。“色巴”木模则采用阴刻的方法，雕版上留下凹陷的图案（图8、图9）。

风马旗雕版刻好后，要在版面上多次涂油反复擦试，并放在阳光下让雕版充分吸油，以增强雕版的柔韧性，印刷时便于揭取。

由于风马旗内容的佛教性，印刷时必须按佛教仪式进行。印刷师要燃香净手颂经，所用的布、纸、油墨必须洁净，雕版要

经过熏桑才能使用，僧人念经祈祷，请神保佑印刷全过程不出意外，顺利吉祥（图10）。这样印刷完成的风马旗才具有神圣无边的法力。

佛像风马旗刻板也可作为唐卡画稿使用，印在白布上，稍做胶粉底后，即可涂彩施金（图11）。

西藏和广大藏区的风马旗为单色印刷，黑和赭红两色。黑色可印刷在红、白、黄、绿、蓝等各色布面，赭红一般只印在白布上。布的颜色有明确的寓意。除了前文提到的以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和普通的说法是，红是太阳、火焰，白是白云，黄是大地，绿是草原、绿水，蓝是蓝天。

（二）风马旗的形状和种类

风马旗的形状有方形、长方形、竖条形和角形。这些风马旗被有秩序地缝系在一根根绳索上或树枝上，摇曳飘荡在天空中。还有一种是在风马旗的一边缀上一些小布条带，形成了主幡和幡舌，幡舌也用红、白、黄、绿、蓝五色，更像是古代钺齿状的战旗（图版43、图版163）。

安置风马旗有以下几种类型：除了前文讲到的一组组、一排排按顺序白、蓝、黄、绿、红依次排开，系在绳子上，拉成长的一道牵引于山头间，转经路上，桥头桥尾；系在一根分了很多叉的树枝上，插于屋顶、江河岸边和玛尼石堆中。这是在西藏和西藏以外的藏区最常见、最简便的一种类型。第二种是伞型或者塔型，中间矗立一根高大的主柱，风马旗从柱子的顶端斜拉下来（图12），或者是一圈圈缠绕形成犹如佛塔立在旷野（图13）。这种类型的风马旗在藏北地区、阿里地区和康区都可见到。大的直径有几十米，旁边有巨大的玛尼堆。有些地方不止一二个，而是将十几个排列起来，非常壮观。信徒绕此转经，转够了可以坐在下面休息。阳光透过风马旗照射进来，风马旗的影子映在你身体周围，佛护佑着你，你不但有福气，还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第三种是旗杆型，一杆一旗。成百上千面旗帜插立在地上、山上，远远望去是一片风马旗林海，林海中有煨桑的香炉。风一吹来，风马旗哗哗作响，桑烟弥漫，犹如千军万马在呼啸，气势排山倒海。这种风马旗在林芝工布地区和康区都有（图14）。第四种是寺庙门前耸立的高大的经柱，上面缠满了五颜六色的风马旗，同时还要系上牦牛绳、白羊毛、哈达等。藏语把这种风马旗经柱叫“塔钦”（图15）。

插挂风马旗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不是想在哪儿插就在哪儿插，想在哪儿挂就在哪儿挂。藏族认为风马旗应该是在有灵气